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玉釵香

上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玉釵香

中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玉钗香

下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ISBN 7-80506-534-9



9 787805 065342 >

ISBN 7-80506-534-9/I · 224

定价:39.80 元(上中下)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2

玉钗香 ①

(台湾) 独孤红 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32

玉钗香 ①

(台湾) 独孤红 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玉钗香 ①

(台湾) 独孤红 著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玉 钗 香

作 者 独孤红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8 字 数 49 万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 - 80506 - 534 - 9/I · 224

定 价: 39.80 元(上中下)



独孤红简介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本名李炳坤，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广播记者等职。学生时代，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尝试撰写武侠小说，以一部《紫凤钗》一夕成名，轰动台湾，之后《丹心录》、《满江红》、《玉翎雕》、《孤骑》相继出版，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稿约自此不断，再无暇兼顾公职，遂辞去电台工作，专心从事写作。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作品达60余部，名列台港十大名家，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被誉为台湾第一快手。独孤红热爱戏剧，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屡创收视佳绩，造成轰动，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一代女皇》（台湾版）、《怒剑狂花》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

目 录

第 一 章	千里会故人	(1)
第 二 章	金 蝉 脱 壳	(26)
第 三 章	一 去 难 回	(58)
第 四 章	赤 魔 邪 教	(84)
第 五 章	内城显身手	(116)
第 六 章	另 有 隐 情	(143)
第 七 章	阅 墙 之 争	(170)
第 八 章	佳人诉衷情	(190)
第 九 章	误 中 迷 香	(212)
第 十 章	身 世 之 迷	(239)
第 十 一 章	险 处 逢 生	(271)
第 十 二 章	赤 魔 显 形	(295)
第 十 三 章	利 迫 套 口 供	(317)
第 十 四 章	擒 贼 逢 故 人	(355)
第 十 五 章	爱 极 生 恨	(401)
第 十 六 章	再 劫 证 人	(438)
第 十 七 章	单 刀 赴 会	(458)
第 十 八 章	化干戈为玉帛	(480)

第十九章	杀人灭口	(520)
第二十章	龙闯虎穴	(546)
第二十一章	府里藏奸	(572)
第二十二章	安然脱险	(585)
第二十三章	惊疑故人	(612)
第二十四章	诈死诱奸	(669)
第二十五章	大胆擒贝子	(707)
第二十六章	恶夜奇袭	(729)
第二十七章	新仇旧怨	(756)
第二十八章	紧迫钉人	(797)
第二十九章	抽丝剥茧	(828)
第三十章	功成身退	(878)

第一章 千里会故人

日落，黄昏，暮色低垂。这座八角小亭孤零零地座落在暮色里。

八角小亭的亭顶塌了一边，塌的地方有块瓦露出半截，摇摇欲坠，只要有阵稍微大点儿的风吹过，准能把它吹下来。

亭子的几根柱子跟栏干，原来都是漆的一色朱红，可是现在那朱红的漆只能看见几片，其他的地方都惨白惨白的，是朱漆全剥落了。

这么一座破亭子，跟亭子里的五个人大不相称。亭子里这五个人，衣着讲究得气派。

坐在那儿的那一个，是个五十岁上下的胖老头儿，皮白肉嫩，脸色白里透红，显见得他平素保养得很好。身上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微小面儿长袍，外头罩件团花黑马褂，都挺合身的，他手里拿着把制作精细的鼻烟壶，手指头沾着鼻烟不住地往鼻子上搓，搓一下，吸一下，挺过瘾的，鼻烟不住的往鼻子上搓，两眼不住地往西北看，一脸的焦急神色。

西北方远处是条大路，近处是条小路，大路在几十丈外拐了弯儿，歪出这条小路通往这座残破的小亭。

胖老头儿身边站着四个人，清一色的四十上下壮汉子，一边站两个，穿的都是一色天蓝的缎子面儿长袍，腰里头鼓鼓的，跟塞着什么东西似的。这四个中年汉子个头儿壮，腰杆儿挺得笔

直，一个个都是太阳穴高高鼓起，两眼之中精光四射，隐隐逼人。

紧靠胖老头儿左右的两个壮汉，一个手里捧着一只上好景德瓷的小茶壶，外头用棉套套着，一个捧着一个圆圆的漆木盒子，有盖儿，不知道里头盛的是什么。

两三丈外是一片稀疏疏的柏树林，树林里停放着一辆马车跟三匹高头骏马。

坐着坐着，胖老头儿忽然一挺腰站了起来。

左边那壮汉上前一步双手捧上小茶壶：“大人，参茶。”

右边那一个跟着上前一步，双手捧上了那漆木盒子：“大人，点心。”

胖老头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道：“那封信是谁交发的？”

左边把头一个壮汉上步躬身，道：“回大人，是奴才。”

胖老头儿道：“你没告诉他们用八百里的加快传送？”

那壮汉哈着腰道：“回大人，奴才交待了，奴才守在那儿亲眼看着他们送出去，信到人走，一点儿也没耽搁！”

胖老头儿皱着眉道：“那就怪了，算算日子该是今儿个未时到，怎么到了这个时候，眼看天都快黑了，还不见人影儿。”

那壮汉迟疑了一下道：“这个……许是路上耽搁了，您知道，辽东离这儿路不近。”

胖老头儿冷哼一声道：“废话，我要是不知道，干吗用八百里加快传递！”

那壮汉应了声“是”，没敢再说话。

右边把头那壮汉忽然上前一步躬身说道：“大人，奴才有句

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胖老头儿冷冷扫了他一眼道：“什么话？”

右边壮汉道：“北京城里论官咱们有好几个营，论民咱们也掌握着不少龙虎，难道说就没一个可用的，非把一个退休了多少年的人搬出来不可。”

胖老头儿冷冷一笑道：“好话，这件事儿你能办么？”

右边壮汉道：“奴才不敢，奴才有自知之明，可是官家的几个营，外加北京城中这些黑白二道的龙虎……”

胖老头儿又冷笑一声道：“你真机灵，这件事儿要能嚷嚷开，我也用不着跑到这荒郊野地挨渴挨饿等人了，再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把冯七找来密商过，连他都不敢接，换个别人行么？”

右边壮汉沉默了一下道：“奴才是怕楚三爷退休这么多年了，这种事儿他不会管！”

胖老头儿道：“不会的，记得当年他临走的时候我跟他说好了的，往后可能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到时候还得他出来走走，他也亲口答应过我，只要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是随传随到的！”

右边那壮汉道：“楚三爷名满南七北六，威震一十三省，当年他是功成身退，江湖上走腿闯道能有他这种成就的不多，奴才怕他不会把大半辈子得来不易的声誉往这件事上押！”

胖老头儿脸色变了一变道：“你看他真会这样么？”

右边壮汉道：“奴才是这么想，要不他未时就该到了，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儿？”

胖老头儿冷笑一声道：“楚三他所以能有这种成就，大部份也靠一个官字，当年他在京里的时候我待他不薄，他要是这么无

情不管我的身家性命，那就别怪我无义把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交差……”

忽听左边壮汉道：“大人，有人来了。”

胖老头儿精神一振，忙住口不言移眼往西北望去。他看见暮色里，远处那条大路上有个人往这边走了过来，暮色低垂，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胖老头儿马上跟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颓然地说道：“不是的，这么远楚三怎么会走路来？”

右边那壮汉道：“不像，是个年轻人！”

胖老头儿摇摇头道：“那就更不是了。”

转身坐了下去，急躁地沾起鼻烟来又是一阵猛吸。他刚吸了几下鼻烟，忽听得左边壮汉又道：“大人，他上小路了。”

胖老头霍地站了起来，抬眼一看，可不，来人走得不怎么快，可是刚才远在大路上，这当儿已然上了小路了。

右边壮汉双眉一扬道：“来人恐怕是个练家子，要不然脚下不可能这么快捷，截住他！”他跟左边那壮汉一步跨了出去，双双并肩站在小亭一丈开外。

转眼工夫，来人近了，这时候也可以看清楚了。来人二十多岁年纪，有着一付颇长的身材，穿一件合身的黑衣，显得相当潇洒，还带股令人说不出是什么的劲儿，说是说不出，可是任何人看他一眼就会忍不住再多看他几眼。

小伙子长得好俊，剑眉星目，胆鼻方口，皮肉比胖老头儿还白还嫩，可是在他眉宇间有股逼人的冷意，让人老远就觉得出来，他的年纪不大，可是看他的神态表情，似乎他所经历的，他所

知道的远超过他的年纪。

两个壮汉并没有喝令他停步，然而他却在离亭一丈外两个壮汉的跟前站住了，带着冷意的眼神往小亭里扫了一下，然后落在跟前的两个壮汉脸上：“我从辽东来。”

两个壮汉一怔，左边壮汉道：“辽东？”

年轻黑衣客道：“辽东老龙沟！”

左边壮汉叫道：“楚三爷！”

年轻黑衣客道：“我是老爷子的七徒弟，我姓凌。”

左边壮汉上下打量了年轻黑衣客一阵道：“我们大人有封信……”

这是要证明，年轻黑衣客探怀取出一封信递了过去。

左边壮汉伸手接过那封信，不用多看，只一眼就够了，他抬眼说道：“楚三爷人呢？还没到？”

年轻黑衣客道：“见着韩大人之后，我自会详禀。”

胖老头儿在亭子里听到这儿，忙道：“让他进来。”

两个壮汉恭应了一声立即退向两旁。年轻黑衣客看也没看他俩一眼，迈步走了过去。

这时候胖老头儿已落了座，尽管是便服简从，他还是不忘摆派头，讲享受，随身不但带着参茶跟点心，而且还带了个缎子面儿的垫子放在那既硬又凉的石凳上供他坐停。

年轻黑衣客进亭略整衣衫，微一欠身道：“楚震东七徒弟凌燕飞见过韩大人。”

胖老头儿招了招手，什么都没说，劈头便问：“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到，楚三人呢？我在这儿等了他好几个时辰了！”

年轻黑衣客凌燕飞脸上没有一点表情，道：“回大人的话，我们老爷子他不能来了，草民几位师兄弟商议的结果，特地派草民来给大人请个安！”

胖老头儿双眉竖了起来道：“怎么说，楚三他不能来了，为什么？”

凌燕飞双眉轩动了一下道：“回大人的话，我们老爷子已经过世了。”

胖老头儿一怔，霍地站了起来，鼻烟壶掉在地上，道：“怎么说，楚三他……他已经……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凌燕飞道：“到今天刚满七七。”

胖老头儿脸上变了色，砰然一声坐了下去，他也不管人家是怎么死的，连慰问也不慰问一声，喃喃地说道：“糟了，糟了，这可糟了，这么一来这件事……我的前程，我的身家性命……这下……这可怎么办，这……”他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了，说着说着头上就见了汗。

凌燕飞冷冷看了他一眼道：“草民的大师哥派草民来，一来是让草民代我们老爷子给大人请安，二来是看看大人有什么用得着楚家的地方。”

胖老头儿急躁地摆手说道：“不行，不行，你们都不行，除了楚三谁都不行，要能用你们我早就用别人了，唉，楚三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这节骨眼儿……”

凌燕飞双眉微扬道：“大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都不愿意死，谁也没有办法挑时候死！”

这句顶撞话相当重，谁都听得出来，胖老头儿脸色一变，刚